

西洋幽默小品



品 小 默 幽 洋 西

行 印 社 版 出 文 志

西洋幽默小品

編譯者 秦雲
發行人 張清吉
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
地址 臺北市天母一路40街8巷6號
郵政劃撥 六一六三號
再 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定價50元 志文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小序

人的一生，草木一秋。

在短短的幾十年間，拉長面孔過日子，把人生弄得暗淡無光，是最愚笨的人。

我們古人，讚美人生的「閒情逸致」，主張一個人要悠閒瀟灑，富於風趣，纔不負此一生。閒情逸致的生活，不僅指生活方式的閒適，同時必須談土風雅，富於機智。

閒情逸致的人生，也就是西洋人所謂的 *humour*（幽默）的人生。一個人懂得幽默，有着幽默感，才能輕鬆愉快地打發人生，且能够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消除煩惱，臻人類於和平的至上境界。

這裏蒐集西洋的幽默故事於一集，讓你可以知道，唯有懂得幽默的人，才是真正懂得人生哲理的人，才能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永不磨滅。

金溟若序於臺北一九六七年冬

▲英國牛津大學查理斯李費博士在歐洲是有名的學者，但是他在教授課程時却有一個奇特的習慣，那就是不論講堂上有多少女學生，他永遠用『紳士們』這個字開始講課，李費博士似乎不承認女性同學的存在。這引起牛津大學女同學的反感，於是她們聯合起來，準備嘲諷李費博士。有一天又是李費博士講課，四十九個女同學押着一個男同學到講堂上去聽講，她們靜待李費博士如何開口。不料李費博士將四圍一看，他改口說：

「勇敢的先生——」

▲英國諾福克大公爵是一個能言善辯的人，但是他對於衣飾却絕不講究，有一次他住在他的田莊，身上穿的衣服非常的皺摺不整，這時有兩個隣居走過，覺得非常奇怪，於是問公爵為什麼這樣不注意衣飾，公爵微笑答稱：

「穿什麼衣服不是一樣，反正這裏的人沒有一個不認識我的。」

但是數日之後，這兩個隣居在倫敦鬧市又看到公爵仍然穿着那套衣服，又問他為什麼，公爵答稱：「那有什麼關係，反正這裏沒有一個人認識我。」

▲有一則關於世界名畫家的故事。那是畢卡索的一個朋友去訪問他，這時畢卡索正集中精力繪畫。

現代派筆法的人像的時候，當這個朋友走進畢卡索的畫室時，只見他滿臉愁容對着畫架踟蹰，他的朋友就問：

「畢卡索，你怎麼啦？有病嗎？」

「不，」畢卡索答：「我想將畫裏的人的鼻子改一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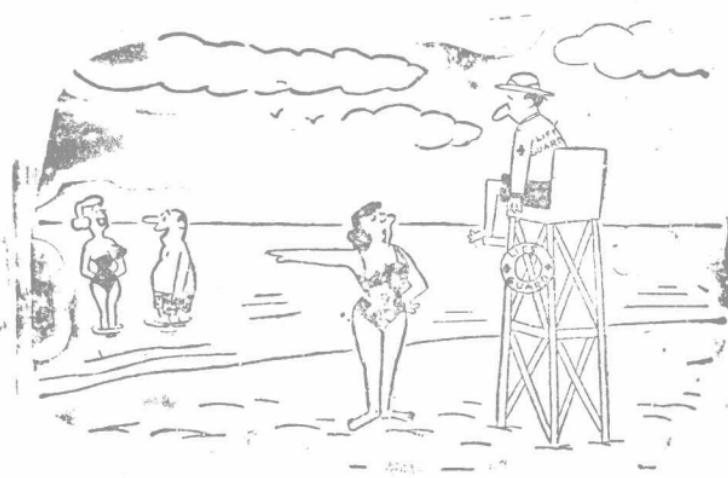
「為什麼不改呢？」他的朋友反問。

「我也找不出那裏是鼻子了。」畢卡索答。

▲英國作家毛姆是以勤勞寫作而著稱的，有一天他工作了一天，非常疲倦，當他在一個華麗的餐室裏坐下吃晚飯時，他甚而連看餐單的興趣都沒有了，於是他將菜單閤起來，對那個僕歐說：

「隨你便吧，只要替我弄一個好吃的菜來就行了。」

那僕歐果然依言而行，他替毛姆點了幾個很好吃的菜，也是因為倦了，毛姆吃的非常舒服，所以給僕歐的賞錢特別多，那僕歐接過錢去，開心的說：



『請你救救我的丈夫吧！』

「先生，下回你再有不識字的朋友，請介紹給我好了。」

▲又毛姆晚年因患右臂疼痛症影響他的寫作，因此毛姆即延醫診治。然而當醫生將毛姆的右臂右手檢查一遍之後，就警告他說：

「先生，你不會寫字，你握筆的手指地位也錯了，你右臂放在檯子上的位置也錯了！」

毛姆聽到醫生的診斷後並不爲忤，他只輕聲的答：

「醫生先生，我已經這樣寫了幾十年了。」

醫生聽了毛姆的話大不以爲然，他惋惜的說：

「可憐的人——你也錯了幾十年了。」

▲一九四〇年納粹攻陷法國，毛姆與另外三百五十名難民由法國南部逃出，乘坐一艘運煤船在大西洋上航行，不幸又爲德國的潛艇發現。

據毛姆事後對人追述當時的情形說：

「德國的潛艇並未對我們射擊，可是每個人都理解到當前的危險，所以我們全體都站在甲板上以防萬一出事跳生，但是這時一個英國紳士風度的船員走到我身傍，對一位太太說：

「夫人，你還是現在就喝下午茶呢，還是等待這興奮動人的經歷過去以後再進茶點？」

▲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於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任

內碰到一件異常難於處理的事情，那是哥倫比亞大學一年生母親對艾森豪威爾提出的質問。這個婦人表示，她的祖孫三代都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她本想將她的兒子送入哈佛大學讀書，可是因為她的丈夫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所以才將兒子送於哥大，然而她本人是還不放心她一定要艾森豪威爾保證這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

艾森豪威爾想了一想，技巧的回答說：

「我們保證你滿意，不然——我們會將你的孩子退還。」

▲美國民主黨要員史蒂文生曾於美國政府擔任農業

調整署署長，那年聖誕節到來時，在他管理下的胡桃工業協會送給史蒂文生許多袋胡桃，史蒂文生認為這樣多袋胡桃既吃不完，又不使糟蹋，於是就當做聖誕禮物轉送於華府各友好。但是當他在家裏將胡桃袋子打開時，他却大吃一驚，原來袋裏附有一個字條，那上面寫着：



『先生，你不介意的話，坐近一點，或許走開，給別人一個機會吧。』

胡佛工業協會送給史蒂文生的禮物。他連忙趕到白宮進謁羅斯福總統打聽袋內是否也附有字條，羅斯福總統却跌脚高呼上當，原來他看也沒有看就轉送他的顧問麥金萊海軍上將了。

▲美國性學家金賽博士以『男子性行為』與『女子性行為』調查報告兩書成名，並且成為美國風頭甚健的人物，然而由於美國政府派員調查，所謂金賽調查報告全屬烏龍，於是金賽的大名也從此一蹶不振，然而金賽的銷聲匿迹尚不足令人驚異，令人吃驚的却是他的母校南橘中學（設於新澤西州）今年度的同學錄，那個同學錄上在金賽畢業照片上增印了一行字，這行字是這樣寫的：

「他是男人絕不歡迎的人物，同時又是女人深惡痛絕的人物。」

▲美國煤油大王之子小洛克斐勒於踏入商業界即表現出他的商業天才。他第一次的任務是與美國銀行家毛根磋商購買煤油大王洛克斐勒的一部份礦產，當他進入毛根辦公室後，毛根繼續工作，並不招呼他，他枯坐一小時後，毛根才說：『我聽說你父親有一部份礦產準備出售。』

『這一定是你弄錯了，』小洛克斐勒答：『我聽見說你要買進，而不是我們要售出。』
說完這話他逕直的揚長而去。毛根終於購買了洛克斐勒的礦產，不過是依照小洛克斐勒定的價錢——這價錢比老洛克斐勒予定的售價多三分之一。

▲美國前第八軍軍長萬弗烈在五角大廈辦公的時候，與另外一位少將同室工作，這位少將每天午

後四點就把公文辦好，而萬弗烈却要工作到六點還弄不好他的公事，他很羨慕另一位少將，有一天就請教他有什麼妙法可以早點做完公事。

「很簡單，」那位少將答：「凡是麻煩的公事，我就註明『交萬弗烈將軍處理』，我猜五角大廈裏一定有一位萬弗烈將軍，因為這些公文從未退回來。」

「我就是萬弗烈將軍！」萬弗烈這天四點鐘就下辦公廳了。

▲瑞典王巨斯達夫四世有一次在皇宮的露

臺上接受瑞典人民的歡呼，因為他剛從一個嚴重的肺炎病中恢復健康，當他看到他的孫子儲君卡爾正站在他的身邊，他想到卡爾儲君終於有一天要成為瑞典國王，也要接受這種歡呼，於是他就對卡爾儲君說：「跟我到露臺上來，有一天你也要成為瑞典王，而接受你的人民歡呼的。」

卡爾儲君遲疑了一下，很為難的回答：「祖父，我一定要成為國王嗎？我可不願意像你一樣做在椅子裏那樣可憐的咳嗽。」



兒子：『可以看了，爸爸，鍾絲小姐回來了。』

▲英國退休首相邱吉爾的機智與風趣是舉世有名的，然而他在外交禮節上最動人的故事却是與前納粹外交部長李賓特羅甫的往來。這位德國外長有一次函請邱吉爾晚餐，孰料他並不遵守國際外交禮節用法文的請帖，他竟用起德文的請帖，請邱吉爾廿四號晚七點在德國大使館晚宴。邱吉爾接到這請帖頗為不快，然而政治家的風度又不容許他怒形於色，於是用法文覆函稱：「廿七號晚八時本人將參加盛會。」

李賓特羅甫接到邱翁覆函後馬上再補上一封法文請帖。

▲新任英國首相艾登的前妻為一美麗然而比較隨便的太太，當時艾登正擔任英國外長，有一天設宴招待各國使節，艾登夫人穿了一件前胸開口極低的禮服，乳部的曲線完全展露出來，艾登大不以為然，於是暗示的問道：「親愛的，你不以為這件衣服有點過火嗎；就我看來前胸似乎開得太低了。」

「胡說，」艾登夫人拂然的反問：「你以為我們的客人是來看我，還是來看我的衣服？」

「不管他們來看什麼，」艾登非常技巧的答：「我想他們一定都很滿意。」

▲好萊塢的大明星維多麥丘雖然近兩年來很吃香，但是除去他的身體魁梧，適於演聖經影片之外，演技實在平常。有一次他請求加入好萊塢高爾夫俱樂部，但是當他將申請書送到高爾夫俱樂部時，高爾夫俱樂部的辦事人却拒絕接受，他解釋說：

「我們這個俱樂部不收電影明星。」

「但是我並不是電影明星呀！」麥却幽默的回答：「不信你去看看我演過的三十幾張影片。」

就因為他的幽默感，他結果加入了高爾夫俱樂部。

▲英國最有名的偵探小說家阿嘉夏克麗斯蒂大部份時間都住在巴格達，陪伴着她那考古學家の丈夫，生活在那又熱又乾燥的沙漠中。許多人都認為她嫁這樣的丈夫犧牲太大，不免為她惋惜，但是克麗斯蒂却不以為忤，只用一種幽默的語氣說：

「其實一個考古學家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希望的最好的丈夫，因為女人的年紀越老，她的丈夫在她的身上越能發現許多新興趣。」

▲不久之前溫莎公爵夫婦回到紐約，有一天溫莎夫人單獨一個人站在華道夫飯店的大廳裏等電梯，她正準備回到她那設在華道夫頂樓的公寓房間裏去。這時有一個華道夫飯店的住客偶然走過溫莎公爵夫人的身邊，他看到溫莎公爵夫人，但是他却不能確定面前的人是不是大名鼎鼎的公爵夫人，於是就很技巧的說道：

「喲，你看上去真像溫莎公爵夫人！」

「溫莎公爵夫人嗎？」她也技巧的回答：「



『你什麼時候開始教我游泳？』

我和她很熟，她要年青多了。」

▲有一位美國人到英國去參加馬球比賽，這樣結識了愛汀堡公爵，比賽結束之後愛汀堡公爵順口約這個美國人有空到溫莎宮去玩。這個美國人雖然很擔心英國宮廷裏的禮節，但是到底經不起這個邀請的誘惑，最後還是不管一切的到溫莎宮去了。然而他真的擔心失儀，所以神經非常緊張，可是當他到了溫莎宮，他真的不知所措了，因為他面前不僅公爵一人，連伊麗莎白女皇，瑪嘉烈公主都在座。可是愛汀堡公爵立刻看出他的緊張，故意隨便的對他說：

「我想你早就認識這幾個人了吧，現在讓我們來喝酒。」

他事後承認他過了一個最滿意的訪問。

▲美國大教育家威廉·索昂·菲利普是一個出名的有幽默感的人，有一次有一個沒有才能的傳記作家訪問菲利普，這個作家對菲利普說：

「很久以前我就已決定爲你寫一本傳記，所以當先生謝世之日，我希望我能有爲你寫一本傳記的榮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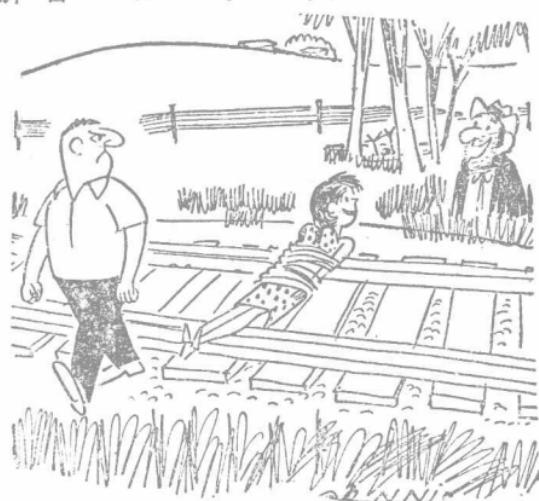
「我知道你很想爲我寫傳記，」菲利普答：「這也就是爲什麼我一直不肯死的原因。」從這次之後這位傳記作家再也不談爲菲利普寫傳記了。

▲美國駐意大利大使魯斯夫人返美述職，當她抵達華府之後出席各種宴會時，她一反職業外交家暢論國際局勢的習慣，而集中於呼籲提高美國教師待遇之上。許多人對魯斯夫人這種態度感惑不解，於是有一個人就詢問魯斯夫人何以特別注意這個問題。

「羅馬的報紙上有一欄叫做「認識美國」的文字，」魯斯夫人答：「他們引用紐約時報的統計說：不論識不識字，一個曼哈頓區的擦車人週薪可以賺到七十七元美金，而一個有學位的美國教師的週薪却為六十六元。我不願意意大利認識美國錯誤，只好呼籲提高美國教師的待遇。」

▲瑞典路德教派的大主教爾林伊當最近退休了。其實數年以前他就辭職過好多次，只是國王巨斯達夫不肯叫他辭職，當大主教爾林伊當最後一次辭職時，他下了決心，一定非辦到不可，於是他去進謁瑞典王，他說：「國王陛下，瑞典海岸有一個很小的漁村，那個村裏有一個小教堂，我真想去做那個教堂的牧師。」

巨斯達夫國王真不肯這能幹的大主教辭職，他笑着答：「我知道你說的那個地方，實在是好地方，我告訴



『你真的不要這位小姐了嗎？朋友！』

你一個秘密，」國王壓低聲音說：『多少年來，我却想去做那個村莊的郵政局長呢。』爾林伊當大主教打消了辭意，一直到现在才退休。

▲好萊塢的喜劇家鮑伯霍伯為一口舌犀利的人物，他可以隨時隨地的取材引起鬨堂大笑，而且他的笑談往往別有含意，使聽到他的笑話的人若有所悟，因此他始能在好萊塢久紅而不衰。

最近鮑伯霍伯參加一個政治性的募款會，鮑伯霍伯因為在電視中表演所以到得很遲，當他抵達時會議已近尾聲，有一位政界的人請鮑伯霍伯對五彩電視發表一點意見。

鮑伯霍伯說：『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對五彩電視感覺興趣，唯獨蘇聯不然——因為蘇聯人正忙於將黑的東西說為白的，來不及看五彩電視了。』

▲鮑伯霍伯有一次受到公司的通知，因為電影市場不景，所以他的薪水應當縮減，當製片人將電影事業悲觀的遠景加以強調的說明之後，再問他是否同意減薪。鮑伯霍伯非常肯定的搖頭拒絕。他很正經的回答說：

「你告訴我的一切使我獲得一個極深刻的印象，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却不能接受減薪的辦法，鮑伯霍伯用邏輯推論說：『如果生意還好，我當然也減得起薪水，可是生意既然這樣沒有希望，我想我也負擔不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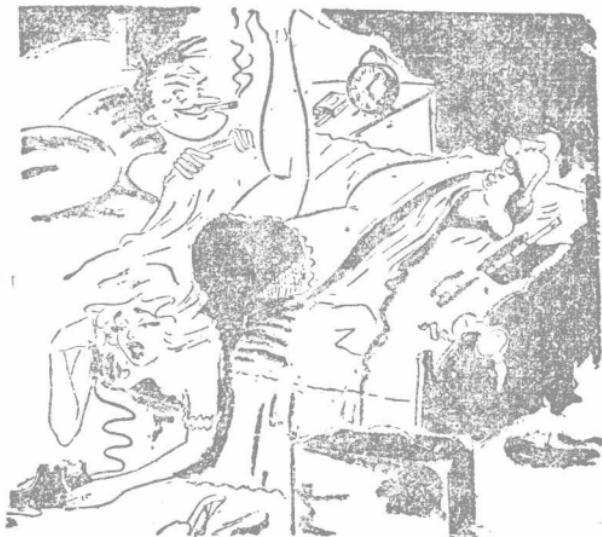
結果鮑伯霍伯並未減薪。

▲好萊塢後起之秀諧星路易有一日與老諧星

鮑伯霍伯相遇於比佛利山頭，第二天好萊塢的報紙上載稱：昨日鮑伯霍伯與路易在山頭聚談。路易看到這則新聞後，將報紙剪下寄與鮑伯霍伯，並附一字條稱：「如果記者先生準確一點的話，他們應當報導你我正談論着我的問題。」

這信抵達鮑伯霍伯手中，鮑伯霍伯也不甘示弱，於是又附了封覆函予路易，鮑伯霍伯說：「不錯，我們正在談你，可是——我心裏却想着我自己。」

▲喜劇明星鮑伯霍伯與低音歌王平克勞斯貝不僅是銀幕上的老搭擋，在銀幕之下的舞臺上也是老搭擋。但他們還沒有今天這樣成名時，有一次到美國畢茨堡登臺表演。然而非常奇怪，他們的生意雖然不壞，但是經理人却報告說演出失本



新娘：『媽咪！男人什麼時候才睡覺的？』

。這兩位大明星商量一下，認為是經理人搗鬼，於是決定自己管帳。到了當夜演出完成之後，他們兩人很高興的對經理人宣佈：『我們賺了四千塊錢。』

那個經理人很奇怪，看了一眼張簿，冷冷的說：

『你們忘了一件事，飽治霍伯與平克勞斯貝還有六千塊薪水沒有支付呢！』

▲美國石油大王洛克斐勒常富於才智，因此許多朋友都將自己不能處理的問題對他請教。有一天一個朋友來看洛克斐勒，他告訴洛克斐勒，他有一筆五千塊美金的帳討不回來，同時因為借款時他與借錢的朋友感情不錯，當時就沒有正式的簽署借據，所以到現在還想告他都沒有可以利用的證據。他向洛克斐勒問計如何找這筆帳。

『那很簡單，你寫一封信，催他還一萬元借款。』

『但是他只欠我五千元呀，』他的朋友說。

『他一回信否認，你就有證據了。』洛克斐勒安靜的答。

▲英王愛德華八世因『不愛江山愛美人』遜位之後，即以溫莎公爵的身份非正式的流亡在英國本土之外，他的一年時間夏天大部份在法國消磨，冬季則在紐約渡過。因為生活實在頗為悠閒，所以各種巨大的社交宴會，時裝表演會，慈善舞會都有溫莎夫婦的踪跡，而在這一切娛樂性的集會中，溫莎公爵對於賽馬尤其有興趣，因為他認為賽馬為一極富刺激的娛樂，然而他賭馬實在不精，所以他最近